空军情监侦：猎捕还是搜集

Air Force ISR Operations: Hunting versus Gathering

大卫·德普图拉，美国空军退役中将（Lt Gen Dave Deptula, USAF, Retired）
麦克·弗朗西斯科，美国空军退役上校（Col Mike Francisco, USAF, Retired）

陆军上将布雷德利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业余军事家谈战略，专业军事家谈后勤。"这句经久不衰的格言不仅闪耀着智慧，而且跨越时空，折射出当今时代新军事作战方式的根本转变。君不见：业余军事家继续在谈战略，专业军事家则越来越多地谈信息——如何获取，如何使用，如何克服我军海外部队和本土安全机构面对种种挑战以及这些挑战的速度、复杂性和特征，而做到持续获取。信息的作用在战争中的提升，缩小了过去所存在于情报提供者和运用情报作战者之间的差距。[1] 但是，只要情报继续被视为一个产品生成过程，而非作战行动的一个密合元素，就意味着双方之间仍有相当一段距离需要弥合，需要在其中创造一种协同运作的精确关系。本文认为，空军的情报 / 监视 / 侦察（情监侦）界——或者说整个美军——必须转变文化思维，把对情监侦的看法从农夫之见（有条不紊生产情报）变为猎人之见（预见、发现、盯住那些出没无常且常常危险的猎物），是以做到从容应对未来数十年的挑战，消除长期以来情监侦与作战行动之间的隔离。

空军情监侦界在情报搜集、分析和报告方面表现卓著，为国家和战区执行大量情监侦任务，管理着极为复杂的情报搜集任务表，运行着覆盖全球的天空和太空传感设备，提供近实时的一流分析服务，与各军种各盟军各联合部队以及各国家中心机构进行协作，为各方输送大量的区域和国家重要情报。[2] 这个过程虽然高度有效，却仍然类似于农业中的"成批处理"——耕田播种，到时收获，定期送往市场——而不似猎手捕杀狡猾的猎物。我们即使在使用战区情监侦空中资产，也只是在根据别人的需要被动地搜集和提供情报，而不是主动预测和猎捕下一步所将需要的情报。今天的空军情监侦已经成为作战行动，然而在将之运用于当今环境中的各种任务时，却迫切需要从战略上加以改进。只要浏览一下我军在处理伊拉克"飞毛腿"导弹、波斯尼亚 SA-3 地空导弹、伊拉克和阿富汗高价值斩首目标，以及当前和未来敌人移动武器能力方面的纪录，我们就不难意识到这种改进的重要性。

那么，空军如何才能将自己的世界一流情监侦能力从农夫的思维改变为猎人的思维？第一步是把这种思维纳入作战准则，使大家知道，空军的全球一体情监侦使命包括猎捕和积极参与摧毁或挫败某些种类的目标。有了作战准则，就能正确地界定、训练和磨砺出完成这些使命所需要的情监侦技能。空军第 480 情监侦联队的前身拥有追猎德国潜艇的高超技艺和积极参与潜艇捕杀的经历，不幸的是这段历史已被今人遗忘。[3] 为解决当今情监侦的需要，空军建立了天空、太空和网空行动中心，在全世界和太空中布设了情监侦传感器系统，构筑了分布式共用地面系统，作为国防情报信息界的核心组成，把传感、通讯和分析整合为一体，空军并运行各种有人值守和管理的情报中心，如国家空天情报中心等。把这些情监侦节点连通起来，赋其予猎人的职责，就能开创出巨大的

潜能。空军必须把这个概念写入作战准则，才能继续发展，接受未来的挑战。

在参与当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非正规战争中，空军建立了前进基地情监侦运作组，其作用最初是帮助所在部队处理、利用和传发 MC-12W 飞机搜集的情报，后来演变为设置新传感器，以配合 MQ-9“收割者”广域电子光学和地面移动目标指示器侦察，再演变为配合即将部署的“Gorgon Stare”广域机载侦察系统。[4] 在地面师级或以下部队，通过情监侦联络官的作用，空军分布式共用地面系统和前进基地情监侦运作组将全球空军情监侦网络成功整合到地面部队作战规划和行动过程之中。但是，我们还没有把有关联络官和前进基地情监侦运作组的运作机制归纳成文字，编入空军作战准则或者战术 / 战技 / 战规（TTP）手册中。[5] 如果再不抓紧写出来，我们就可能丢失这些强大的连接职能以及相应的经验教训。把这些交叉提示和转译功能整合到空军情监侦运作的整个频谱之中，我们将逐步为创建真正的情监侦猎捕模式制定出一套规范要求。

下一步，空军应该推行一套连贯的方式，把我们的各种空天作战指挥中心、分布式共用地面系统，以及网络中心协作寻的系统联结起来，不仅仅为了提供情报，更为了以猎人的方式实施情监侦作战。最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应包括训练空军情监侦人员熟悉动态作战环境并实时参与猎捕过程，而不只是为联合作战指挥部担任批量情报的分析员、收集员，或者报告员。空军需要情监侦战士与空中射手“并驾齐飞”，一如我们在越战后期空袭河内的“茶叶球”（Teaball）行动。[6] 这种做法不会弱化我们对图像分析员、信号分析员以及其他情报技能人才的需要，这些技能同样为军队和国家情报部门所必需。但是，我们的确需要采用一种系统化的方式来组织、训练、并装备情监侦猎手。空军的一项核心功能是把握空天优势，它要求情监侦猎手参与联合部队指挥官的努力，抗击潜在敌人的一体化防空系统、战区弹道导弹，以及反卫星武器。这也是空军的核心功能，而不仅仅是对情报界的支持功能。

因此，空军情监侦局必须向第 480 情监侦联队、情监侦大队、其情报分析和报告团队，以及其前进基地情监侦运作组赋予猎捕各类移动目标的使命，并建立执行这项使命的程序。这些部门需要加强训练，熟练开展近实时交叉任务（共享情报），把握有效执行任务所需的态势感知，通过网络推动与空天作战指挥中心情监侦猎手分析员开展实时协同，开展整体运作，集中力量“发现、盯紧、消灭”猎物。凭借这样的准备，他们将能快速给出正确的答案，使目标打击小组抓住时机及时行动，有效打击转瞬即逝的目标，显示空军在充分理解联合部队指挥部使命型命令及其意图的基础上，开展分散执行的强大效用。这种方式所需的技能，不同于那种依据指挥部或情报部门布置的任务开展惯例性具体情报收集和报告的做法，空军的情监侦团队必须知道如何执行使命性命令，了然于心，以此作为整个组织的核心功能。

其结果，情监侦部在联盟 / 联合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所领导的联合 / 联盟空天作战指挥中心的领导下，必须学会猎人情报搜集管理，学会保持“杀手”决策的方式，一切围绕各种使命的组合。而目前，这些都还是互相分离的程序。我们必须为空中统一指挥官创造条件，使他能够根据使命组合推行正确的情报搜集分配，提供近实时的决策支持。情监侦部必须成为在分布式共用地面系统和空军情监侦收集员 / 分析员之间推动协作的

有效合作伙伴，知道如何从战术上发现和使用国家数据，迅速做出决策，确保猎人 / 杀手及时发起行动，歼敌于察觉之前。用著名军事理论家博伊德（John Boyd）的话来说，就是情监侦部必须作为积极参与者，执行和加快 OODA（观察、定向、决定、行动）周期，将之用于情监侦作战，将之挂钩到联合部队指挥官的使命目标，实时运作，把时差缩小到分钟甚至秒钟。

对天空、太空和网空情监侦作战人员而言，这种要求意味着他们必须理解全局，并获得适当训练，知道如何高效使用自己的系统来参与猎捕过程，知道如何与其他各方有效协作。理解了敌人以及天空太空网空部队所执行的使命，他们就能围绕使命目的来运用自己的传感器专业知识，做到有的放矢，成为空中统一指挥官的更得力助手，为联合或联盟部队指挥官及盟军提供更加实际的猎捕能力。当前，我们的情监侦传感器战士只是被情报搜集任务表所驱动，亦即受驱动于一套复杂的任务，按照后方指挥部的大批情报要求，排出轻重缓急，逐一提供。这个过程颇像市场的供需过程，而不像猎捕过程，是根据上世纪中期的能力和文化思维而形成的，现已不合时宜，必须改变。既然动物、潜艇、恐怖分子、地空导弹等都藏在暗处，企图躲避猎人的追捕，猎人就必须理解这些猎物的踪迹，培养出迅速感知、响应和射杀的能力。

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制定出战术 / 战技 / 战规手册，把情监侦部、射手部、以及指挥与控制部整合为一个团队，协同执行“发现、盯紧、消灭”使命，时序上战术上一气呵成。这些战术 / 战技 / 战规应该纳入将传感器用于情监侦猎人使命的概念。情监侦猎捕结构中的所有部门都应理解情监侦猎人执行使命所需的技术能力，无论是应对实际战争的迷雾和摩擦，还是界定未来系统要求和人工界面。这种整体运作方式的关键措施之一，应该是在内华达州的奈利斯空军基地建立一个情监侦测试评估单位，以把情监侦部份整合到当前开展指挥与控制及空天系统测试和评估的单位运作中。当前的结构，体现为使用地理分散互不关联的分队来测试 U-2、MQ-1、MQ-9、RQ-4 和其他情监侦平台，而不是对根据作战环境精心复制的各类配置进行真正的实战测试，也不是按照这些作战平台的真实能力来把情监侦分层整合到测试场景中。还有，同空军的其他作战单位一样，我们需要制定训练和能力认证要求，包括定期复训、证书更新、技能指标测定、以及覆盖空军使命频谱各领域的情监侦作战能力表现跟踪。这些努力如果都能到位的话，还可生成一项积极的附带效应：我们将告别那种一直把作战行动和情报行动分开的“工业时代”军事文化，迎来一种更适合信息时代的新文化，这种文化将提倡作战 / 情报一体化，将在行动、精确性和效率方面产生前所未有的强大合力。

我们站在军事作战新时代的顶点，情报的速度、技术的发展、组织机构间的网络化、以及军人的思维方式，都将直接影响我军未来军事活动的成败。我们能否成功，就在于我们能否在全球范围比敌人领先一步，更快地感测、知悉、决定和行动。面对技术的发展和挑战，我们藉以获得思考和行动所需时间的地理缓冲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我们必须摒弃情监侦中的农夫文化思考方式，改为猎人的行事方式。前进基地情监侦运作组已经为我们稍微展示了这种猎捕功能，但我们必须加强努力，将此经验发扬光大，以胜任明天的任务。作为重要的第一步，我们必须在

作战准则中反映驾驭和连接情监侦界内所有节点的重要性，以猎人之见取代农夫之见，并改变作战部队对自己在情监侦领域的职能的看法。放眼未来，空军情监侦专业战士必须树立超前意识，先期行动，确保为军事战略的成功提供必要的情报。♣

注释:

1. Lt Gen David A. Deptula and Maj R. Greg Brown, "A House Divided: The Indivisibility of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家不可分：论情报、监视和侦察的不可分割性], Air and Space Power Journal 22, no. 2 (Summer 2008): 5—10, http://www.airpower.au.af.mil/airchronicles/apj/apj08/sum08/sum08.pdf.
2. 搜集任务表是指一份情监侦目标清单，由情报搜集经理们编制，经联合部队指挥官批准。然后联合 / 联盟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的情监侦部调度空天网各情监侦系统，搜集此清单所列目标的相关情报。
3. "Guarding the Straits of Gibraltar: March—October 1943" [保卫直布罗陀海峡：1943 年 3—10 月], United States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accessed 15 July 2010, http://www.usaaf.net/ww2/uboats/uboatspg5.htm.
4. Lt Gen David A. Deptula, "Airpower in an Information Age" [信息时代的空中力量], (briefing to the Air Force Association, Arlington, VA, December 2009).
5. Maj Stephen C. Price Jr., "Close ISR Support: Re-organizing the Combined Forces Air Component Commander's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Processes and Agencies" [近距离情监侦支持：重组联盟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领导的情监侦程序和部门], (thesi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Monterey, CA, December 2009), 200—201, 272, 277, accessed 28 July 2010, http://edocs.nps.edu/npspubs/scholarly/theses/2009/Dec/09Dec_Price.pdf.
6. Maj Gen Doyle Larson, "Direct Intelligence Combat Support in Vietnam: Project Teaball" [越战中的直接情报作战支持：茶叶球行动], American Intelligence Journal 15, no. 1 (Spring/Summer 1994): 56—58, accessed 15 July 2010, http://www.nmia.org/images/AIJ_15_1_Direct_Intelligence_Combat_Support_in_Vietnam,_Project_Teaball_Larson.pdf.

大卫·德普图拉，美国空军退役中将（Lt Gen David A. Deptula, USAF, Retired），弗吉尼亚大学文学士、理硕士；国家战争学院理硕士。德普图拉将军于 2010 年 10 月退役，退役前在华盛顿特区担任美国空军总部负责情报监视侦察的副参谋长。德普图拉中将是维吉尼亚大学优秀毕业生，并结业于该校预备役军官训练团。他拥有超过 3,000 小时的飞行经验（400 小时战斗飞行），多次受命担任战斗机作战指挥职位。他曾数次参与重大联合应急作战，积累了丰富的实战与领导经验。德普图拉中将曾两次担任某联合特遣部队司令官、某联合部队空中力量司令官及某合成空中作战中心指挥官，并曾于"沙漠风暴作战"期间担任空中战役的首席攻击策划官。他曾出席两个国会委员会：武装力量作用与使命委员会和国家防务委员会，承担规划美国未来国防态势的责任。在担任现职之前，他是太平洋地区"乔治·肯尼上将（General George C. Kenney）作战总部"司令官。德普图拉中将是空军中队指挥官学院、空军战斗机武器学校、空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武装力量参谋学院和国家战争学院毕业生。

麦克·弗朗西斯科，美国空军退役上校（Col Mike Francisco, USAF, Retired），美国空军军官学院毕业，奥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曾担任 F-4 和 F-15 飞行员，拥有 20 年空天情监侦经验，以及 20 年战斗飞行员和指挥官经验。他两次征战越南，作为 F-4E"暴风"型机前进空中控制官执行了 107.5 次侦察和攻击控制使命，并飞行另外 188 次战斗任务执行远程打击、近距空中支援和空中优势作战任务。他曾就读美国空军战斗机武器学校，指挥过一个 F-15 中队和大队，在空军参谋部战术空军指挥组服务，并领导空军的未来年代防御项目"引擎室"。弗朗西斯科上校也曾指导过"罗盘呼叫"，参与空军情报局行动支援，建立了太空战中心，管理过空军的"国家能力战术利用计划"，并主持国家侦察署军事支援部的革新措施。自 1995 年以来他与工业界和科研界就太空和现代战争议题进行咨询，创立"五分钟战争"构想，并推动了情监侦机构跨军种及全国范围的技术战术合作。

免责声明

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